

爸爸

是爸爸的心太沉默？

还是孩子的心太疏远？

想让一切重来，现在会不会太晚？

献给爸爸

世界上感情最容易被忽略的人



金正贤◎著
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爸 爸

金正贤 著

译者：范伟利

胡 微

洪吉英

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爸爸



00074050

北京联大

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金正贤 ● 著

范伟利 胡微 洪吉英 译

献给爸爸 ▸ 世界上感情最容易被忽略的人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爸爸/(韩)金正贤著;金荣华译. - 北京: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,2000.6

ISBN 7-5001-0755-2

I. 爸… II. ①金…②金… III. 长篇小说-韩国-现代 IV. I312.6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26978 号

爸 爸

出版发行/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

地 址/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

电 话/66168196

邮 编/100810

责任编辑/铁钧

封面设计/王斌

印 刷/北京市运乔宏源印刷厂

经 销/新华书店

规 格/850×1168 1/32

印 张/9.25

字 数/120千字

版 次/2000年7月第一版

印 次/2000年7月第一次

印 数/1-8000册

ISBN 7-5001-0755-2/I·76 定价:18.00元

序

父爱的芳香你记得多少？

金正贤

从所见所闻中，我们所处的似乎是一个无限美好的时代；然而，为什么偶尔总有无法摆脱的焦躁与空虚涌上心头？夺眶欲出的泪水，又是为了什么？是想用眼泪来滋润贫瘠的心田？的确，我们都曾有毫无理由地只想哭一场的时候，我想，这或许真的是那贫瘠的心田对滋润的渴望吧！

爸爸——连这个充满激动的称谓所包含的芳香都忘记了的人有多少？你见过在只有灰暗的路灯闪烁迷离的小巷里，父亲略显摇晃和弯曲的背影吗？喝得大醉，手里一面放下提回来的水果篮，嘴里还一面不停地埋怨着谁的那天，你还记着吗？静静的看着进入梦乡的你，他那疲惫不堪的脸上露出的宽慰笑容，你看过吗？

爱、幸福、勇气……虽然没有口头上的表露，可是他比世上任何人都爱你；为了你的幸福，只要是为了你，他就有勇气随时抛弃一切。

让我们生活在爱的世界里吧！被遗忘了的至高至纯的爱，和我们的伴侣、家属、邻居、朋友们一起分享吧！让我们重新找回隐藏在哪儿的那颗真正的爱心吧！

这本书里所讲的不是一个人的故事，而是我身边许多人活生生的真实故事。35 数字神话的主人、以顽强的意志和超脱精神战胜肺癌病魔的另一位，还有曾充当他们心灵体检站的好几位，我只不过是把这所有人的心灵加以叙述罢了。我可以说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几个人中的一个，因为我品味到了他们的芳香。

你的周围也充满着幸福，只要打开一点你的心灵之门，让爱弥漫，他们的芳香，还有温暖的热流，会使你幸福。



作者简介：

金正贤，一九五七年生于韩国庆尚北道瀛州市。虽然没上过大学，也没有任何文学的训练背景，却是目前韩国出版界的当红畅销作家。本书是他继《陷阱》和《巫岛神话》两本小说后的又一部长篇小说，在韩国推出后三个月，即销售40万本，并且拍成电视剧。



韩正洙原来是位工作颇出色的政府文官，突然被诊断罹患恶性的胰脏癌，于是开始想如何来向自己的妻子、上大学的女儿和中学的儿子告知。然而，当他双唇要张开，才发觉自己和最亲密的亲人好好讲话的能力根本已经完全丧失了。这位爸爸所失去的其实不止是和家人交谈的能力，更重要的是长久忙碌的他，因为多年的缺席，这个家根本就没有了他的位置。不必有癌症，不必死亡，也不必非到退休年龄不可，男人们已经面临韩正洙一样无家可回的困境了。

策划：方正 责编：铁钧



1

“你那口子呢？”

南医师突然变得无力、沙哑的声音，令人感到困惑。

“……？”

正洙没吭声，回头望了一眼，进入他视野的是南医师那阴沉的表情。

对韩正洙的妻子瑛信，南医师一向都是以弟妹相称的，现在他突然用了“你那口子”的称呼，而且表情阴沉，口气生硬，实在是有点儿突然。但正洙没感觉出异常，与其说是因为他的迟钝，不如说是因为他的疲倦。

所谓的临时国会，对中央部处的公务员们尽管始终是一个负担，可是这次更特别，一直当成国立中央博物馆使用的旧朝鲜总督部被拆掉后，在文化遗产管理局工作的正洙增添了大量的工作。这十多天来，他一直都要工作到午夜才能下班。

消化不良、食欲不振、体重下降、无气力、胃痉挛及腹痛……等，大概是中年人都有的症状，所

2 爸爸

以他也就没当成什么大事。偶然的一个星期六下午，有点儿时间，他原打算找医生朋友南医师喝上几杯，根本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，却在南医师的强制下，做了身体检查；之后，又两三次被叫到医院，接受了实在让人痛苦的其他项目的检查。这已经是二十多天前的事了，正洙也没有听到结果，实际上他已经完全忘了这回事。

今天并不是为了打听检查结果而来的，好不容易早点下班，想要喝一杯，就走到这儿来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么早回家也是没事干，甚至会更无聊，因为尽管再疲倦，他也睡不着。极度疲惫的时候反而无法入睡，这已是他多年的经验了。

“喝一杯？”

南医师仍然以沙哑的嗓音问道。

“好啊。”

正洙边回答着，边开始纳闷朋友的声音怎么变成这样。尽管五十岁的年龄了，终日埋首于事业，有时一天能抽到五包烟的南医师，声音沙哑也是未曾有过的事。

“你也老了。”

正洙吹了口气，小声嘀咕着。南医师瞥了他一眼，似乎在反驳他乱说些什么。

“抽那么几包烟，声音就变成这样？以前没这样



啊……”

“你还是关心关心自己吧！”

南医师一边以不和气的口吻回答着，表情也一下子激动起来。他那么容易发火，也是很少看到的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

正洙很担心地问道。

“什么怎么了？……你那口子在家？”

想极力控制情绪的他更让人感到奇怪。

“当然在家。难道还离家出走？”

正洙觉得自己的玩笑也并不怎么有趣。

“这种时候，怎么不一起来……”

南医师又露出生气的样子，小声嘀咕着。

“怎么，……检查结果出来了？”

正洙这才想起自己身体检查的事。

“……”

南医师什么也没有说，一样一样地整理着自己桌上的东西。

“怎么？判死刑的病吗？”

“走吧。”

听了正洙随口说出的话，南医师拽着挂在衣架上的外套，朝门外跨出去，却没做任何回答。

“还能再喝一杯，看来不会是什么要死的病……”

4 爸爸

正洙为了消除尴尬气氛而说了这么一句，却使得气氛更冷清了，但也是因为南医师的沉默。

出了电梯，一直到医院大门一句话也不说的南医师，开始放开步子在前面飞快地走着。正洙觉得他的脚步好像有些发抖，追赶着他晃动的背影，不知为什么，正洙的心胸像被什么堵住一样，觉得闷得慌。

渐渐地，烦闷加上环绕在耳边头晕目眩的混乱，最终当然变成了不安。

“不会是吧？”

正洙随口自言自语地说道。不安或许只是错觉，但自己却在做着这样的否定。好像是为了证实这一切的真实与否，他赶上前用力拉住南医师，使他不得不回过头来。

“南医师，一块走。”

可是南医师还是继续看着前方，大步移动着脚步。看他还在生气的表情，正洙暗暗有点儿失笑。他想应该不会很严重，最多是因为疲劳，过度饮酒，有点伤肝伤胃罢了。

可能因为自己是医生，但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因为疏忽大意而招致病痛，当然要发火。正洙看到南医师厌烦的情绪，心想或许这是他俩最后一次一起喝酒了。



事实上，他算不上酒量大。总是比别人先醉，偶尔还会失态，遇到好欺负的朋友，或是傲气十足的对象，有好几次在某些场合还掀过桌子，或者回到家里，有几次还对着妻子发上一阵酒疯。

但是他还是喜欢喝酒，只是没到酒精中毒的程度。这是用来填补他空虚心灵的惟一手段。

出了医院，又走了一大阵子，已可以看到市民公园了。南医师却像是被人紧追着似的，仍快步走着，一路上虽然有很多看起来不错的酒馆，但他一眼都不看，像直奔某个约会场所似的，一迳快步的走着。

突然，他一下子停下了脚步，喘着粗气，走进了路边一间小吃摊。正洙觉得自己好像是参加了一次短距离的竞走。

“怎么？发现了年轻的寡妇？”

这一次还是正洙无聊的搭讪。一边掀起挡在小吃摊周围的塑胶布，钻进去的正洙又一次尝到了尴尬的滋味。迎面就是小吃摊的老板，出乎意料之外，是个一副凶恶面孔的五十来岁男子。

“来瓶烧酒，还有下酒菜。”

终于听到南医师说了话。

“来点什么下酒菜？”

“什么都行。”

6 爸爸

“‘什么都行’是什么？”

“啊，来点那个，再来点这个。”

看到南医师与老板生硬的对话，好像是要打架一样。喘着气的正洙赶快站了出来，但也不知道该点什么，只好对着玻璃柜下面放着的红的、白的，不加思索地指点着。可是老板不知怎么听的，打开玻璃柜，自顾的拣了几样带红颜色的下酒菜，一样样地切着。

南医师并不是有什么目的才来这的，而是无意识的奔到了这里；就像年轻时候为了摆脱烦闷而奔跑一样，突然想到了在后面追赶的正洙，所以才放慢了速度，但还是让他连走带跑的。到底什么事让南医师发这么大的火，这样烦闷的想着，正洙也开始收敛起无聊的表情。

烧酒瓶送到了眼前，南医师拿起来，像一下子要倒空酒瓶似的往酒杯里倒，且转眼间一饮而尽。正洙只是呆呆地看着。

不一会儿，一瓶烧酒就空了。

“老板，再来一瓶。”

正在做着下酒菜的老板回过头来，用无可奈何的眼神看了他们一眼，又拿了一瓶过来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

看着正洙担心的表情，南医师什么也没说，端



起酒杯又一饮而尽。和几乎每天都要喝点酒的正洙不一样，南医师偶尔会大醉一场，但今天好像还不到真想喝得谁也不认识谁的地步。

正洙暗暗担心起他的心脏。

“怎么了？医院里有什么事？”

正洙端着自己倒满的酒杯问道。

“还是关心好你自己吧！”

脸色已经略显红润的南医师大声喊着。瞬间，正洙端着酒杯的手在半空中停住了。

“我很好啊，而且你刚才不是也问候过了‘你那口子’吗？”

但说着的同时，正洙突然反应过来了。他们俩对对方的妻子一直是以弟妹相称，各自又都以自己是老来自居。偶尔喝醉了，送对方回家时，也都是这样叫的。可是今天南医师并没有叫“弟妹”，而是以“你那口子”相称，正洙刚才是太疏忽大意了。

一饮而尽的正洙给自己又倒满了酒，但尝不出一一点酒的苦味。

“结果那么糟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判死刑的病？”

正洙的声音也变沙哑了。

“……”

8 爸爸

“是什么？”

南医师没有回答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掏出了烟卷。

“我在问你是什么呢？”

正洙被自己几乎是愤怒的声音也吓到了。

“.....”

面对不答腔的南医师，正洙这回声音就变得柔和起来了。

“没事的，不管是什么都没关系的。你直接说吧！”

对南医师，他开始以哀求的语调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深深吸了一口气的南医师终于开口了。

“CA。”

“CA?是什么？”

“CAN.....CER，对不起.....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.....”

“CANCER?”

南医师没说话，点了点头。

“CANCER? 是.....”

CANCER 在词典里的意思他不是不知道，但这到底是个无法接受的名词，他是希望 CANCER 有别



的意思才这样问的。

冷静地一饮而尽的南医师，像中学生背英语单字拼写一样，双眼紧闭着，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背出来。

“CANCER，C、A、N、C、E、R。”

正洙知道这意思很明显就是癌症，但无论如何，总希望它还有别的意思。

“他妈的。”

正洙呆了好一阵以后，端起酒杯喝了下去，但完全没有什么感觉，他强打精神，瞪着变细的、晃动的酒杯和弄湿了的桌布。

“什么程度？”

正洙的问题分明在问是否还有希望。

“……”

“切除手术？……不是很多人都这么做吗？”

正洙给自己下了得胃癌的结论，如果不是的话，他想近来自己是不会常胃痛的。再说，戒不了的酒、累积的精神压力、从小就不规律的饮食、腹部的不舒服、抽烟……等等，近来也看过周围好几个人得了这种病，经常能听到这种病。

“……”

南医师还是什么也没说。

“这很困难吗？”